

彩虹

吴茂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彩虹

吴茂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虹/吴茂信著(多边文丛/黄礼孩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7

ISBN 7-5059-2621-7/I·1952

I. 彩…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IP 数据核字(98)第 08322 号

书 名 彩虹(多边文丛/黄礼孩主编)

著 者 吴茂信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晖 赵虹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中山大学印刷厂

字 数 13 千

印 数 1-2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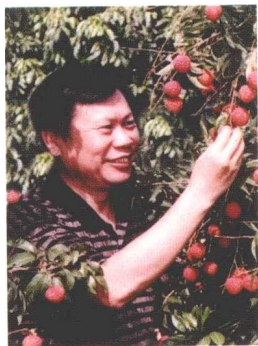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621-7/I·1952

定 价 1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吴茂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

原任广东省文联副秘书长

现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内容简介

这本散文集分为4辑：

“心窗写影”是一组抒情美文；

“信笔由缰”是旅游随笔；

“金秋寄语”是以散文形式为《秋光》杂志撰写的卷首语；

“人海风帆”是人物特写。

吴茂信主要著作

暖流（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2年

稔花笺（散文集）

花城出版社 1994年

心灵的召唤（小说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

沉默不是金（杂文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年

成熟季节的收获（评论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年

彩虹（散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8年

吴茂信剧作选（剧本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年

彩虹

(代序)

雨停了。天际露出一片亮丽，从混沌沌中走出，那样淡定，那样从容。天底下的人，欢快的、忧伤的、若无其事的，都向着那亮丽抬起头，掉过脸，下意识地张开嘴巴，宛如大旱天遇上了一场甘霖。有的声音冲出胸膛，有的话语埋在心底，不约而同地呼唤一个名字：啊，彩虹！

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你，但总是用你做比喻的客体，去赞誉人类的光荣。什么“气贯长虹”，今天我才真正领略到你的壮烈和威猛。你是一副硕大无朋的钢梁铁架，鼎力撑起低垂、沉重的苍穹。霎时，你又化作心灵的桥梁，即使千里迢迢山川阻绝，只要抬头共望，亦会息息相通。你连缀起所有美好的记忆，那里面有欢声、笑语、友谊、爱情……

谁说你缥缈、虚幻？你实实在在的辉煌和恢宏；谁说你生命短暂？一定是看不到你跨越时空，归于永恒。你是燃烧的烈火，把天壁映照得灼亮、通红；你是飘动的旗帜，起伏的群山如万马奔腾；你是绚烂的花环，将勋章佩戴在宇宙的襟胸……

我要赞颂彩虹的美丽。不必为她的隐退而忧伤。正如太阳下山明朝依然升起一样，彩虹虽然消逝了也会再生！

(1996年10月4日《羊城晚报》)

目 录

彩虹(代序)	1
--------	---

心窗写影

昙花	1
流星	3
海的记忆	5
乡思	8
遥远的海湾	10
美丽的雨季	12
赏月赋	14
故乡	17
漫步滨江路	19
美丽的梦,凝重的歌	22
东江行吟	24
走出博物馆	27
走马珠三角	30
惊奇中的辉煌	32
梦想成真	34
华年的祝愿	37
永远的目光	39
风范千秋照人心	41
塑造春天	45
风雨同舟万古情	47
祝福你,富有的顺德人	52
遭遇“箍颈帮”	55
疏远的亲密	57

父子谈文	59
初识“特护”	61
压岁钱	63
心声	64
抹不掉的影子	66

信笔由缰

山光水色尽入诗	69
此处西湖似杭州	70
雷祖庙素描	71
番禺有座留耕堂	72
扑朔迷离话可园	73
奇景奇趣在西樵	74
鹤巢简记	75
大夫岗下有一片净土	76
童话般的九寨沟	78
三湘神游	80
“水果王国”掠影	82
石碑上的智慧之光	85
没有围墙的大学	88
赌城去来	91
玩出新花样	94
追寻历史的轨迹	98
乞丐·小偷·垃圾	101
魂牵梦绕唐人街	105
寻梦者们	109
科学殿堂前的沉思	113
生存的空间与需求	117

金秋寄语

新春祝福	121
高歌红五月	123
好汉应提当年勇	125
满目青山夕照明	127
抗拒衰老	130
喜借东风唱晚晴	133
迎春纳福	135
花繁果硕夕阳红	138
天宽地广夕霞明	140
丰收的遐想	143

人海风帆

往日的故事	145
阿芳的生意	147
县官与布衣	149
冒尖	151
乐魂	153
记者病危之后	156
路在脚下	161

昙花

人们常常说到她，说时是用轻蔑的语气；人们常常写到她，写时总是用鄙夷的笔调。奇怪的是，既然大家都贬斥她，为什么又总忘不了她，老要提起她？到底她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使得人们硬是要把她留在自己的生活里？

她实在太美丽了，美丽得令周围的人即使苦熬眼困，忍受深宵的微寒，也非等到她露出真容不肯罢休。她无法躲过渴望的眼光，终于嫣然一笑了。啊！那面容洁白晶莹，像用象牙雕成，水凌凌娇滴滴如同凝脂塑就，圣洁鲜嫩得谁也不忍心去抚弄一下，谁都下意识地萌生起要挺身而出呵护她的意念。那些摄影艺术家早就架好相机、调准光圈和焦距、设计好用光，在她的笑容最灿烂的时刻按下快门——我想，他们那热切、专注、谨慎、敏锐、志在必得的神情和心态，与记者被保安挡在国际会议的会场之外，等待休会各国元首步出会场时的情景几无二致。

昙花一现，所言极是。这个成语，无非是说明她花期短暂，或者说生命短暂。可是，难道生命短暂也是过错么？何况长与短是相对而言，不是说“花无百日看”么？即使能开一百天也算不得漫长啊！我倒十分欣赏昙花的谦逊。虽然她够得上国色天香，但她害怕哗众取宠，她不事张扬。她喜欢像她的母体那样朴实无华，所以专挑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地开放。在她盛开之时，对于周围一片嘉许赞叹之声，不敢消受，更不想占尽春光。于是，在完成了她的生命历程之后自然消失，把辉煌留给后人。

或者有人笑谈：既然不占春光，昙花又何必开放呢？难怪，你不理解她呀！昙花的粲然一笑，完全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土壤、阳光、水分，还有插枝者殷勤的期待，这一切她怎么可以忘怀？当她的花蕾从叶腋间挤出时，只有芝麻一般大，靠吮吸母亲乳汁来获取养分，憋足力量膨胀，膨胀，简直像小孩子在吹气球。她要积蓄起最大的能量，在花蕾炸开那一瞬间，拼出无声的呐喊：“妈妈！”

每一朵昙花开放之时，都有许多人在等待，就如守岁一般，他们是不是都想第一个听见昙花的呐喊？

(1997年3月25日《羊城晚报》)

流 星

他们的运气极不好，惹人讥笑谩骂。更倒霉的是，人家“在骂声中成长”，他却是在骂声中殒落，只有像我这样傻乎乎的人，才愿意为他唱一首挽歌。

常常听人们赞美夜空，那是由于苍穹中悬挂着无数的星座。每颗星都像一块亮晶晶的宝石镶嵌在天壁上，夜空才显得闪烁璀璨，我们在孩提之时才有兴趣夏夜里躺在庭院的凉席上，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念着童谣：“一颗星，两颗星，数来数去数不清……”譬如乌云密布的夜晚或风雨交加的深夜，将是怎样的情景？人们只会诅咒黑暗，诅咒阴沉，正因为这一切在人们的心头留下恐怖和惊惧，人们才像渴望生存一样地渴望光明。

造化总会给人以光明。太阳大量释放出光和热，从远古至今，都被誉为万物之父。月亮虽然不能发光，但只因为能反射太阳的光辉，也被赞美为“宇宙的明镜”、“光明的使者”；人们即使视野大部分落在月亮的暗影里，见到的只有月亮的一点点身影，也深感妩媚，将它比作美人的眼睛。而那数不清的、撒满整个夜空的各种各样的恒星、行星、卫星，由于各自都占据着太空的一个亮点，各自便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份荣耀。唯独流星，这些不知被人辱骂过多少遍的“宇宙小流氓”，由于身姿渺小，人们的眼光捕捉不到他们的身景。然而，他们多么希望也能在人们的心灵里留下一片光明。于是，他们不愿意墨守成规、东荡西游、走南闯北，希望在苍茫的宇宙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他们

失去万有引力的控制,但终究摆脱不了另一股万引力的制衡,一头撞进地球的大气层。啊,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了。摩擦、呼啸、燃烧、迸裂……他们点燃了生命的火炬,霎时间把人们的心田映照得透亮。生命燃尽了,心愿也了却了。尽管人们哀叹:“看见一颗流星就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完结。”但这个人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做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是很值得么?宁愿毁灭自己,也要给世界留下一片光明——这,就是流星!

(1997年3月25日《羊城晚报》)

海的记忆

我在海边长大，难忘故乡的大海。与海交往多了，便觉得大海象一个人，七情六欲俱全，喜怒哀乐齐备，是不容易被捉摸透的。那么人又像什么呢？老觉得人就像大海。像大海那样高深莫测，像大海那样瞬息万变，像大海那样丰富多彩。记得诗人洪三泰写过一首在海滩拾贝的诗。大意是：诗人看见一只美丽的贝壳，俯身欲将它捡起来，就在这时，退下去的浪头又扑上来，把那只贝壳掏走了。诗人发出感慨：大海呵，别人都说你胸怀博大，原来你也有自私的一面！

诗人不是把大海看成一个人么？

大海确实有慷慨的一面。渔业、航运、水产、盐业、养殖……大海是多少人的衣食父母！然而，我认识他慷慨的一面首先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我的故乡有一条海叉，潮退时只剩下海沟还有海水，两边海滩都裸露着胸膛，像庠干了的鱼塘。退潮的滩涂就像一个市场，有各种各样的摊挡，每个人只要肯付出体力和劳动，便可以在这市场上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到海滩去采海，我们乡下叫“巡海”，巡海有各种各样的门路。离岸不远有一片石地，那儿是一座天然蚝场。无数软体动物附着在石头上，北方人叫牡蛎，我们乡下叫蚝。蚝藏在坚硬的贝壳里，要用一把带钩的铁凿子敲进去，把蚝壳拉开来，再用凿子

的另一头把蚝挖进碗里。我记得，那把采蚝的工具叫“蚝枪”，握着蚝枪采蚝的都是一些女孩子，间或有个别大嫂或老妈子。他们一边采蚝，一边唱着渔歌：

啊哩！

初三十八海水干，
姑娘打蚝在海滩，
脚带银环手带镯，
想必不知下海难。

啊哩！

老母受凉病在床，
不想吃饭想蚝汤，
上无兄长下无弟，
多难也来打蚝场……

这悠场、娇美的歌声，为喧闹的海滩平添了一番新雅的情致，是苦是乐，各种滋味只有采蚝姑娘体会得真切。离家几十年了，这些歌声还不时在我梦中响起。

过了石头滩便是大片沙滩，掘鳎鱼的，捡沙螺、扇贝的，挖沙虫的，弯腰曲背的人群中，什么性别、什么年龄的都有。而在海沟边上或在海沟中蹚着水的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因此全无顾忌，所有的人都是赤身露体。腰间缠个鱼篓，手上抓着一柄竹子，竹子的一头插着一根铁线，磨得尖尖的，专门用来插花蟹，所以叫蟹签。

花蟹北方人叫梭子蟹，喜欢顺着潮水游。潮水退了，许多花蟹就沉在海沟底下的沙土里。我们去巡海沟，主要的目的是抓花蟹。

初次去巡海，过来人向我们介绍经验，说沿着海沟走，感到

脚底有点硌脚的东西，那便是花蟹了，就要停下来，脚往实里踩，花蟹便跑不掉了，然后用铁签子插下去、挑起来。

我默记着前人的经验，胸有成竹去巡海。运气那么好，蹚着水走几步，就觉得有东西硌脚。花蟹！我欣喜得心口扑扑直跳，脚用力往下踩。“唉呀！”我一阵惊叫，像踩着钢针，剧痛直往心里钻，站立不稳，摔倒在海水里。大人赶紧把我扶起，问清缘由，都说：“你碰上老虎鱼了。唉呀，怎么这样笨呀，避都避不开它，还踩！”

好冤枉啊！它在水下，我怎么知道是花蟹还是老虎鱼呢？只听大人说，被老虎鱼扎了，要疼一个时辰，这趟海我是不能再来了。他们便搀扶我到岸边一条破船上歇息。

老虎鱼我并不是没见过，还吃过好几次呢。那肉多嫩，那汤多甜，可谁知道它这么毒呀！一会儿整条腿都疼得我发冷发热，全身冒汗。

后来，我当然也像别人那样，巡了半天海，背回一鱼篓花蟹。我向大海交了学费，也从大海那儿学到了知识。

提起大海，我有说不完的话题。然而，不管到哪儿去说，我都从被老虎鱼扎了脚的事情说起。因为有切肤之痛，才有最深的记忆。

(1996年5月31日《广州日报》)

乡 思

久居城市，一天到晚面对“石屎森林”，越来越怀恋生我养我的乡村。那儿的天空蔚蓝如无际的大海，让我深感神秘又莫测高深。这大海一般的天空，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全世界的人都在阅读探索，每个人哪怕穷尽毕生的精力，也摸不透它的底蕴。小时候，我躺在放牛坡茵茵的草地上，仰望飘动的浮云，看是什么就像什么，变幻无穷，弄得人眼花缭乱也思绪纷纭。我最爱看太阳即将升起之时，阳光在天际镀出一片黄金。每丝云絮都染上亮丽的霞彩，片片云彩都在召唤我们：快珍惜时光奋发向上吧，眼下正是年少青春！夏天的夜晚，我们把凉席铺开在庭院的地面，仰望耿耿银河与灿烂星辰，顿觉人生充满希望，暗暗勉励自己自爱自珍。凝望蓝天，渐渐悟出一个人不论是学识还是贡献，再多再大都只是沧海一粟，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盛气凌人，即使是社会名流，也没有理由藐视群伦。这就是故乡的天空，怎不教我念念不忘铭刻在心！

我怀恋故乡的青山，梦中常常走进童年的树林。树林里的空气俨然经过筛滤，是那样明净，那样清纯，只要深深地吸上一口，即使饥肠辘辘也会立即抖擞起精神。三伏天家里酷热得似火锅上的蒸笼，小伙伴们便相邀到林子里去解困。山风携着凉意为我们揩干汗水，清爽中混和着滋润。是谁提议：“找点吃的吧。”不必附议便分头出动，霎时间不见了人影，只听得满树林